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十

蘇軾詩集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上進

叙

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見揮麈錄

六一居士集叙

范文正公集叙

樂全先生集叙

鳧繹先生集叙

勤上人詩集叙

聰上人詩集叙

王定國詩集叙

章子平詩集叙

邵茂誠詩集叙

田表聖奏議集叙

杭州送進士詩叙

南行詩叙

六一居士集叙

歐文六一何謂也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居士集叙六一何謂也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居士集叙六一何謂也居士傳云客有問曰

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木柰何居士曰以吾一平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

唐子西

凡爲文上句重

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居士集叙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

馬朱用兩句亦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

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

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

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

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又云商而士以是罔其上上

韓天資刻薄人也少好刑名之學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

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

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
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
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
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
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餘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
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初何晏等相尚梁以佛亡武梁
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
誕爲美弛發職業寢至於云事見晉史
帝崇尚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故
卒有侯景之禍梁遂以云事見南史莫或正之五百餘
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韓愈傳贊云昔孟軻

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愈之後三百餘
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
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
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
其言歐公傳云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
勢雖知其設機阱見待必真前觸發之不顧其於
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
復振起其志氣故自若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
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至嘉祐末
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

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
之以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
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
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
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公有四子發
變棐辭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
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
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集叙

名仲淹字希
尹吳郡人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

志林云吾八歲入小
學從道士張簡易

士有

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

生石介傳云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慶曆中宰相呂夷
簡以疾罷歸弟而杜衍代夏竦爲樞密使又命范仲

淹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歐陽脩余靖蔡襄同時為諫官介於是喜曰此盛事也發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

曆聖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

人者何人也

詩亭所載十一人乃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贊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

歐陽公脩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

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

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

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

沒既葬而墓碑出

墓碑乃歐公作

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

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

知于歐陽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

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

有四子純佑純仁純

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

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德孺字同僚于徐公時知徐州皆一見

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

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

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

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

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

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

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

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

一不酬者韓信傳大略云項王雖霸天下所過無不殘

所害秦民无不欲得天下心其強易弱大王入關秋毫無

素可傳檄而定也漢王聽信計遂率兵定三秦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

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

諸葛亮傳大略云先主請亮於草廬問以計策亮曰

曹操擁百萬之衆難與爭鋒孫權國險而民附可與爲

援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水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

而劉璋闇弱將軍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二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

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箠食盡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

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曰善

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

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

范公傳云仲淹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大

府表掌府李上書執政請擇牧宰斥游隋去冗僭厚民

財謹選奉育將至用爲將爲公邊招討使擢爲執政

材凡萬餘言

文正嘗除樞密副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

使繼選參知政事

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

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

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

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
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
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孔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
者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

張方平字安道自號樂全先生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
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爲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憲故孔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憲書未致已誅矣融書本傳不載見文選第四十一卷又續漢書云融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江表傳曰融帝常問孔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愿奉勞曰融昔宰北海政嚴人欲其權安在遂與融諸葛不睦曹操以書和辭之融遂作報書二載本傳

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

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

孔明傳大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遂行表載

本傳亦見文選第三十七卷

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

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

乎

公志林中嘗言見王鞏云張安道謂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則吾宜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

融之憲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

操相軒輊矣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揮漢室所謂輕於

鴻毛者何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

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

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

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

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

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
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
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
已非靳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
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用或不用
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
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
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
見公成都文定自滑州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
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
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

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

魯公名公亮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

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來名臣爲人君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鳧澤先生文集叙

烏臺詩話云熙寧十年軾知密州日頗復寄書與軾云先生

父自號鳧澤先生求作文集叙軾叙意謂更改法度使幸者皆空言不便此叙是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士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

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又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技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復字長道嘗應有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亮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名惠勤餘杭人歐陽公有山中之樂三章為勤作也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史記汲鄭傳贊世以為口實然吾

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歐公本傳云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然士之負公者亦時

有之

歐公毫州謝表云未乾薦卹之墨已
齊射羿之弓則士之負公者可見

蓋嘗慨然大

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

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

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也

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

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

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

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

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

東坡志林題文忠公送惠勤詩云始

余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

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

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庐道人有道心不

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

山下不復出遊矣

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

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

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

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

東坡自抗倭倖移守密州

勤出其詩若

千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

其為人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錢塘聰師聞復叙

東坡倖錢塘時聰方為童子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

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皆字韻詩可令

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

釣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

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聊

始為僧見竹坡老人詩話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此五行生成之數一六合而

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